

□张发山

1916年11月15日，掖县朱桥区凤毛寨社后坡村(今属莱州市金城镇)的屋里，又一女婴呱呱坠地。父亲张泰和，按照长女素娥、次女素艳排行，为这个孩子取名素云。两年后，张泰和两口子决定闯关东，将薄田卖掉后，全家人来到辽宁省安东(现丹东市)。安顿之后，一家人不能坐吃山空，年轻时曾在关外学过京剧的妻子桂芬到当地的九江戏园演出，张泰和则谋了一个卖票的差使。

上世纪20年代初，评剧在东北正处发轫阶段，一代女伶脱颖而出，李金顺便是变革时期坤角的领军人物。那近乎口语的唱词以及优美的唱腔，着实令素娥姐妹们着迷，哪怕是挖野菜、拾煤核时也曲不离口。后来，素娥、素云相继拜戏社吴寿朋为师。父母离世后，师父吴寿朋不忘老友托孤之情，除了言传身教，他还让素云多看李金顺的演出。晚间散场回来，唱、念、做、表，手眼身法步，她总要温习一番。素云时年十二岁，出落得标致水灵，尤其记忆力特别好。一出戏也就看、学三四遍，不仅戏词、唱腔、白口记得滚瓜烂熟，甚至连节奏也能背上来。

这一年，元顺剧社新排了一出爱国剧。由于剧情贴近生活，演出一炮打响，剧场天天爆满。一天，素云在后台看姐姐化妆，忽然，管事跑过来说饰演姨太太的演员病倒了。演员一个萝卜顶一个窝，眼瞅就要开台了，上哪找人顶替！班主任急得不知怎么办，就这时，素云自告奋勇，让她试试。听素云唱过戏的李小舫同意，此人是剧社里集编、导、演于一身的多面手。于是，大家忙着给素云化妆，上场前，李小舫又叫素云走了走戏。李金顺怕有闪失，让管事在海报上填了“特烦童伶张小三串演”，以期取得观众谅解。

自那以后，素云登台的机会逐渐多了起来，她演啥像啥，戏迷们都说着将来能成气候。转眼三年学艺期满，师父给她起个艺名叫喜彩莲。

后来，喜彩莲与李小舫完婚。这时，喜彩莲已将姐姐的剧目陆续学到手，在师父吴寿朋与李小舫的支持下开始担当主演。待元顺剧社解散后，喜彩莲又与李小舫组成阳春社，由她挑班，开始了闯荡江湖的人生之路。

喜彩莲想进关开阔视野，与李小舫不谋而合。离开大姐，喜彩莲带社闯入天津。当年，评剧创始人成兆才及诸多名角，都曾在天津登台亮相；而今，以白玉霜、花玉兰、朱宝霞等为代表的评剧流派，在津门舞台上各领风骚。喜彩莲在天津选中了天祥商场的大观园，这里人气高，顾客购完物，流连戏园是捎带脚的事。

阳春社推出的戏多为独家剧目，有《杨乃武与小白菜》《可怜的秋香》以及从京剧移植的《孟丽君》《武则天》等。喜彩莲嗓音高亮，咬字清楚，细细咂摸，既有李金顺的味儿，又有京、梆、皮影的韵。低回婉转处，犹如淙淙小溪；高昂激越的地方，似瀑布酣畅淋漓。悲时让人鼻子发酸，喜时惹人开怀大笑。她的表演情真意切，妩媚多姿，又不要噱头，不迎合低级趣味。剧新、人新、唱腔新，几场戏演下来，就得到了天津观众的认可。

喜彩莲初入津门，居然一唱就是三个月。之后，她又携班进京，在城南游艺园演出。1935年，阳春社抵达烟台，在开明戏院演出，“喜彩莲是咱掖县人”的消息在港城不胫而走，出现“一票难求”的火爆场面。

1937年5月，喜彩莲带阳春社闯进上海，演出了移植于欧阳予倩的京剧《人面桃花》。在该剧中，喜彩莲饰杜宜

春一角，一改传统花旦贴片子的妆造，而是低垂发髻，腰间系条镶边围裙，既符合剧情，又贴近现代妇女的装束；在唱腔上，她吸收了京、梆、大鼓等音乐元素，巧妙地融入评剧声腔之中，创造了清新、俏皮的“半说半唱”；为了烘托舞台气氛，她又让乐队增添了京二胡、月琴等弹拨乐器；她打破舞台一桌两椅的惯例，大胆运用灯光与立体布景，首开评剧舞台使用布景的先河。

有一天晚上，《人面桃花》演罢，有位气度不凡的先生偕夫人来到后台，他就是与梅兰芳齐名的戏剧大师欧阳予倩。先生祝贺《人面桃花》改编、演出成功，尤对喜彩莲的创新大加赞赏。隔日，他特邀京、沪、越剧名流和喜彩莲到家中做客，当着众人的面，大师收喜彩莲为徒。后来，他还抽空为喜彩莲重排了《人面桃花》。当该剧再度上演，竟产生了轰动效应。不久，北京电影制片厂将《人面桃花》拍成了戏曲纪录片。

演出《凤还巢》时，有位上海观众对喜彩莲说：“依的戏好，就是梆子打得怪吵人。”其时，乐队用的是实心枣木梆，敲起来确实震耳。回到寓所，忽听街上梆子响，声音清脆却柔和，李小舫转身就往楼下跑，原来是卖阳春面的在敲空心榆木梆子。问明货源，第二天便去市场买回两只。回北方后，其他剧社争相效仿，因此物是喜彩莲从南方带回的，所以人们就叫它南梆子。

喜彩莲在评剧改革、创新方面取得了诸多成就，戏剧大家欧阳予倩、田汉、洪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，曾撰文称她为“时代艺人”。

1939年初冬，阳春社更名为莲剧团。

喜彩莲自沪载誉来到北平，演出期间谦虚谨慎，博采众长，得到京剧大师荀慧生、李少春、侯玉兰和马连良的指点，逐渐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喜派艺术。但在日伪统治年代，社会动荡不安，莲剧团屡屡出现园子被砸和被禁演的情况。为了一班人的生计，喜彩莲抗争过，但无济于事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在文化部戏改局马少波先生的安排下，召回了漂泊在包头的莲剧团，自此，喜派艺术获得了新生。1950年，喜彩莲参加了新中华评剧团，演出的第一出现代戏是与小白玉霜联袂的《千年冰河开了冻》，获得行内行外好评。转年，又赶排了《小女婿》，演出后轰动了北京城，曾风靡一时。之后，新中华评剧团又与其他剧团合并为中国评剧院。

在评剧界，喜彩莲不仅是资深艺高的表演艺术家，还是辛勤耕耘的戏曲教育家。她连任中国评剧院三届学员班的班主任，为评剧事业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演员。喜彩莲连任期内，不搞个人收徒授艺，而是将心血全部传承给学员。从年龄最大的李忆兰，到最小的蔡雯艳，不下数十位。后来，这些学员都成为中国评剧院活跃在舞台上的中坚力量。

喜彩莲舞台生涯五十余载，演出了一百多个剧目，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舞台形象。她担纲过主演，也当过配角。做红花，她红得光彩夺目；做绿叶，她绿得青翠欲滴。为了评剧艺术的发展，她甘为人梯，像春蚕一样一缕无存。1960年11月，喜彩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喜彩莲曾任中国评剧艺委会主任、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剧协会员、北京市文联理事等职务。

1997年正月初一，人们来给这位德高望重的艺术家拜年时，掖县籍的“时代艺人”喜彩莲却安详地离开了平生挚爱的评剧事业，离开了亲人，享年81岁。一代表演艺术家就这样平静地走了，留给我们的，是一笔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

□谢新春

在单县老城区，有一座始建于明嘉靖五年(1526)的北方民居建筑群。朱家楼院鼎盛时期占地100多亩，有20多处院落，房屋五百余间，规模宏大为当年单县第一大户。而今只余两进院落，却依然承载着一方水土的记忆与呼吸。2011年，这里成为单县民俗文化馆，以实物、影像与塑像，默默诉说着鲁西南这片土地上的烟火日常。

这处民居建筑群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洪武年间，当时朱氏先祖从山西迁居到单县城北的防城(现成武县朱集村)，后来又迁居到江苏睢宁。朱礼随父回到单县防城，而三世朱昂则定居在单县城邑。朱家楼院最初由徵仕郎朱昂创建，从十世朱沛开始，楼院经历了多次改扩建。

穿行于朱家楼院，一扇扇木窗如时光之眼，静观岁月流转。木椽、砖痕、光影，在这里交织成一部无声的家族长卷，也镌刻着明清时期北方民居的营造智慧、礼制哲学与生活美学。

朱家楼院的窗，不仅是建筑的开口，更是礼制与身份的象征。院落严格遵循明清时期北方民居的规制，以“三间两层”为基本单位，窗的形制、大小、纹样皆严谨对应着家族内部的秩序。

正房之窗，最为高大、齐整，多采用“一码三箭”或“正方格”椽条，象征一家之主的端稳与权威。厢房之窗，略小于正房，体现长幼尊卑的伦理结构。倒座房之窗，位置偏高，兼顾采光与防护，维护宅院的内外之隔。

绣楼之窗，小巧如“猫眼”，又称“瞭望窗”，在有限的光影中守住深闺。朱家楼院的窗，以不同的形制与纹饰，讲述着功能与象征的交融。

门头窗，又称“假窗”，常设于门楼上，它的后面通常是实墙或过梁，既不通风也不透光，纯粹

是为了视觉的庄重。它的椽纹多取“回字纹”与“冰裂纹”结合，寓意“富贵绵长，寒窗功成”，朱红勾边则暗合风水中的“朱砂镇宅”。

直棂窗，俗称“一码三箭”，是鲁西南民居的标准制式。这种窗只讲实用，由纵向的直椽条和横向的三道“工”字条构成，形如列箭，简洁而富有力量感。此窗构造细密，黑框红边，既有五行藏气之喻，亦具防盗护家的实际功用。

券窗，业内赞誉“砖木共筑的韵律”，是建筑的上部采光口，小巧玲珑。其弧形拱顶以青砖砌筑，嵌于高墙之上，既补光线，又增防御。砖缝细腻，木格精巧，是中西营造技法悄然交融的痕迹。

山墙漏窗，多开于硬山屋顶山尖处，俗称“气楼”或“老虎窗”，借热气上升之理驱散闷潮，护佑木构长久。在旧时风水逻辑上讲，山墙是“龙脉”的脊梁，开个圆洞，寓意“气通人和”，石圈木格，既导气流，亦阻雀鼠。

六方如意窗，书画大家眼里的“景中画，画在意”，多为园林墙窗或廊道隔断，纹取如意，形开六方，寓意“路路通顺”。其功不在透光通风，而在“借景”“透景”，营造隔而不断的意境之美，是为中式园林“窗如画框”的生动体现。

朱家楼院的窗，窗里窗外，皆是文章。它既是空间的语言，也是时光的寓言。它将自然引入室内，将伦理写入建筑，将生活映成风景。从采光之用到礼制之符，从家宅之护到人文之景，这每一扇窗，都不仅是一户家族的历史往事，更是一片土地的文化年轮。

如今，当我们驻足窗前，透过那些椽格望去，看见的不只是旧时明月、往昔砖瓦，更是一段依然呼吸着的民间记忆——窗里是家，窗外是天地南北，而其中流转的，是鲁西南五百年来的风土、人情与智慧。

【史地新知】

窗影椽韵，传统建筑里的诗意春秋

人文投稿邮箱：qlwbxujing@sina.com

【人物志】

评剧「喜派」创始人张素云

评剧，是我国戏曲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，它以唱功见长，唱词浅显易懂，明白如话，因而深受普通百姓的喜爱。评剧形成于清末民初，源于冀东唐山一带的“莲花落”，后又吸收了东北“蹦蹦”的腔调，故早年有“落子”“蹦蹦戏”之称。上世纪30年代，评剧舞台上升起了一颗耀眼的新星，她就是评剧名伶、被誉为“时代艺人”的喜彩莲。